

卷四



辨證奇聞卷四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松著

五鬱門

人有心腹飽滿作脹時或腸鳴數飲大便甚則心衣兩脇
填實爲嘔爲吐或吐痰涎如嘔清水或瀉利暴注以致兩
足面肘腫漸漸身亦重大此等之病初起之時必襍然亂
治及其後也未有不作肝經治之誰知乃是土鬱之病乎
土鬱者脾胃之氣鬱也內經將土鬱屬之五運之氣而不
知人身五臟之中原有土鬱之病正不可徒咎之歲氣而
不消息其臟腑之氣也夫土氣喜於升騰不喜於下降肝



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木來侮則土氣不升肺金來竊則土氣返降不升且降而
土之氣抑鬱而不伸勢必反剋夫水矣水既受剋不敢直
走於長川大河自然泛溢於溪澗遇淺則瀉逢竅必鑽流
於何經卽於何經受病矣治之法宜疏通其土使脾胃之
氣升騰則鬱氣可解然而脾胃之所以成鬱者雖因於土
木之有餘與肺金之不足然亦因脾胃之氣素虛則肝得
而侮肺得而耗也倘脾胃之氣旺又何患而成鬱哉故開
鬱必須補脾胃之氣也補脾胃而後用奪之之法則土鬱
易解耳方用善奪湯 茯苓一兩 車前子三錢 白朮一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陳皮三分 半夏一錢 水煎服連服四

劑而諸症漸愈此方利水而不走氣舒鬱而兼補止不奪
之奪更神於奪也何必開鬼門泄淨府始謂土鬱奪之哉
人有咳嗽氣逆心脇脹滿痛引小腹身不能反側舌乾
燥面陳色白喘不能卧吐痰稠密皮毛焦枯人以為肺氣
之燥也而不知乃是肺氣之鬱夫肺氣之鬱未有不先為
心火所逼而成者也然而火即由於水衰腎水不足不能
為肺母復仇則肺金受虧而抑鬱之病起譬如父母為外
侮侵凌而子弱伶仃不能成立力難報怨以泄父母之憤
父母斷不怪子之怯必反憐子之辱怨天尤人而不平之
氣不能相遺反添疾病者矣然則治肺金之鬱可不泄肺

金之氣乎雖然未可泄肺金之氣也必須大補其腎中之
水水足而心火有取資之樂必不再來犯肺是補腎水正
所以泄肺金也方用善泄湯 熟地 一兩 山茱萸 三錢
參 一兩 荊芥 三錢 牛膝 三錢 炒棗仁 三錢 沙參 三錢 貝母
一錢 丹皮 二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
滋腎水以制心火實滋腎水以救肺金也肺金得腎水之
泄而肺安腎水得肺金之泄而水壯子母同心外侮易制
又何憤懣哉此金鬱泄之之義實有微旨也

人有遇寒心痛腫沉重關節不利艱於屈伸有時厥逆痞
堅腹滿面色黃黑人以爲寒邪侵犯也誰知是水鬱之症

乎水鬱之症成於土勝木復之歲者居多然而脾胃之氣
過盛肝胆之血太燥皆能成水鬱之症也然則治之法何
可舍脾胃肝胆之四經而他治水鬱哉雖然水鬱成於水
虛而水虛不同水有因火而虛者有因水而虛者因水而
虛者真水之虛也真水虛而邪水自旺因火而虛者真火
之虛也真火虛而真水益衰然而真水真火可分而不可
分也大約無論真火真水之虛要在於水中補火火足而
水自旺水旺而鬱不能成也方用補火解鬱湯 熟地一
兩 山藥五錢 巴戟天一兩 肉桂五分 杜仲五錢 薏仁五錢

水煎服連服四劑自愈此方於補火之中而仍是補水之

味自然火能生水而水且生火則水火兩濟何鬱之有正
不必滋肝胆而調脾胃也

人有少氣脇腹胸背面目四肢填脹憤懣時而嘔逆咽喉
腫痛口乾舌苦胃脘上下忽時作痛或腹暴疼目赤頭暈
心熱煩悶懊懣善暴死汗濡皮毛痰多稠濁兩顴紅赤身
生癰瘡人以爲痰火作祟也誰知是火鬱之病乎夫火性
炎上火鬱則不能炎上而違其性矣五臟之火不同有虛
火實火君火相火之異然火之成爲鬱火者大約皆虛火
相火也虛火相火者卽龍雷之火也雷火不鬱則不發動
過於鬱則又不能發動也若君火實火雖鬱而仍能發動



耳故治火之鬱者治虛火相火而已矣既曰虛火則不可

用瀉既曰相火則不可用寒所當因其性而發之耳方用

發火湯 柴胡一錢 甘草一錢 茯神三錢 炒棗仁三錢 當

歸三錢 陳皮三分 神曲一錢 白芥子二錢 白朮二錢 廣木

香末五分 遠志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火鬱解再劑而諸瘧

愈矣此方直入胞絡之中以解其鬱悶之氣而又不直瀉

其火而反補其氣血消痰去滯火遂其炎上之性也或疑

龍雷之火在腎肝而不在心包今治心包恐不能解龍雷

之火鬱也殊不知心包之火下通於肝腎心包之火不解

則龍雷之火鬱又何能解哉吾解心包之鬱火正所以解

龍雷之鬱火也不然心包之鬱未解徒解其龍雷之火則
龍雷欲上騰而心包阻抑譬木焚林之禍必且更大惟解
其心包之火則上火既達而下火可以漸升且上火既達
而下火亦可以相安而不必升矣此治法之最巧而行醫
者所宜細審也

人有畏寒畏熱似風非風頭痛頰疼胃脘飽悶甚則心脇
相連填脹噎咽不通吞酸吐食見食則喜食完作楚甚則
耳鳴如沸昏眩欲仆目不識人人以爲風邪之病誰知是
木鬱之症也夫木屬肝胆肝胆之氣一鬱上不能行於心
包下必至刑於脾胃人身後天以脾胃爲主木剋脾土則

脾不能化矣木剋胃土則胃不能受矣脾胃空虛則津液
枯槁又何能分布於五臟七腑哉且木尤喜水脾胃既成
焦乾之士則木無水養剋土益深土益病矣土益病則土
不生肺而肺金必弱何能制肝而肝木過燥愈不自安而
作祟矣治之法宜急舒肝胆之木氣然徒舒肝胆之氣而
不滋其肝胆之血則血不能潤而木中之鬱未能盡解也
方用開鬱至神湯 人參 一錢 香附 三錢 茯苓 二錢 白朮
一錢 當歸 二錢 白芍 五錢 陳皮 五分 甘草 五分 炒梔子 一
錢 柴胡 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鬱少解再劑而鬱盡解也此
乃妙在無刻削之品而又能立去滯結之氣勝於逍遙散

多矣或疑鬱病宜用解散之劑不宜用補益之味如人參之類似宜斟酌殊不知世風日下景遇不常拂抑之事常多愁悶之心易結不比上古之世恬澹寡營木鬱之氣盡得之歲運也且近來元氣更漓尤非上古可比故治法亦宜變更不可執鬱難用補棄人參而單用解散之藥耳況人參用入於解散藥中正既無傷而鬱又易解何不可用之有

人之鬱病婦女最多而又苦最不能解倘有困臥終日痴痴不語人以爲呆病之將成也誰知是思想結於心中氣鬱而不舒乎此等之症全恃葯餌本非治法然不恃葯餌

聽其自愈亦非治法也大約思想鬱症得喜可解其次使
之大怒則亦可解蓋脾主思思之太甚則脾氣閉塞而不
開必至見食則惡矣喜則心火發越火生胃土而胃氣大
開胃氣既開而脾氣又安得而開乎怒屬肝木木能剋土
土怒則氣旺氣旺必能沖開脾氣矣脾氣一開易於消食
食消而所用飲饌必能化精以養身亦何畏於鬱乎故見
此等之症必動之以怒後引之以喜而徐以藥餌繼之實
治法之善也方用解鬱開結湯

白芍

一兩

當歸

五錢

白

芥三錢

白朮三錢

生棗仁三錢

甘草

五分

神曲

二錢

陳皮

五分

薄荷

一錢

丹皮

三錢

玄參

三錢

茯苓

二錢

水煎服十

劑而結開鬱亦盡解也此方卽逍遙散之變方最善解鬱
凡鬱怒而不甚者服此方無不心曠神怡正不必動之以
怒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咳嗽門

人有驟感風寒一時咳嗽鼻必塞而不通嗽必重而不弱
痰必先清而後濁身必畏風而惡寒此風寒入於皮毛而
肺經先受之也夫肺之竅通於鼻肺受風寒之邪而鼻之
竅不通者阻隔肺金之氣也肺之竅既不能通而人身之
火卽不能流得於經絡而火乃入於肺以助風寒之黨矣
故初起咳嗽必須先散風寒而少坐之散火之劑不可重



用寒涼以抑其火亦不可多用酷熱以助其邪用和解之
 法爲最妙如甘桔湯小柴胡湯是也然而世人往往以小
 急不急治者多矣久則肺氣虛而難愈則補母補子之道
 宜知也補母者補其脾胃也補子者補其腎水也似乎宜
 分兩治之法以治久咳久嗽之症而余實有兼治之方既
 有利於子母而復有益於咳嗽毋論新久之嗽皆可治之
 以取效也方用善散湯 麥冬 二錢 蘇葉 二錢 茯苓 三錢
 玄參 三錢 甘草 一錢 黃芩 八分 天門冬 三錢 冬花 五分
 見母 一錢 水煎服此方用麥冬天門冬以安肺氣用茯苓
 草以健脾胃之土用玄參以潤腎經之水用蘇葉款冬花

貝

以解散其陰陽之風邪又加黃芩以清其上焦之火貝母
以消內鬲之痰斟酌咸宜調濟皆富故奏功取勝耳
人有風寒已散而痰氣未清仍然咳嗽不已氣逆煩冤
引腰腹俛仰不利人皆謂必須治痰之爲亟矣然而治痰
而痰愈多嗽愈急咳愈重者何也蓋治痰之標而不治痰
之本耳痰之標在於肺痰之本在於腎不治腎而治肺此
痰之不能去而咳嗽之不能愈也夫腎之中未嘗有痰也
何以見痰之本在腎耶人生飲食原宜化精而不化痰惟
腎氣之虛則胃中飲食所化之津液欲入腎而腎不受則
上泛爲痰矣腎氣既虛宜平望胃中之津液以助其饑渴

何見津液而反不受于不知腎氣之虛者因肺氣之虛也
腎見肺母匱乏欲救母以濟急忍背母而受益乎故見母
之津液而不受者讓胃之救肺母也無如胃中所化之津
液無多不足以濟肺之乾枯而心火竟胃之津液來生頃
子私養仇家轉來相奪則津液不能滋肺而反化爲痰涎
而外越矣然則治之怯烏可獨治腎乎然而腎子之不能
報母之仇者非水之多乃水之少也水少則化爲痰水多
則制夫火吾大補其腎水使腎水汪洋既能剋心火之有
餘更能濟肺金之不足心火不敢相奪胃氣又復相安自
然津液下潤腎經獨受化精而不化痰矣方用 熟地二

兩
麥冬二兩

甘草一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水煎服此

卽子母兩富湯加味者也以熟地大滋其腎水以麥冬大
安其肺金加芍藥柴胡甘草以舒其肝胆之氣使其不
剋脾胃之土則脾胃之氣易於升騰上使救肺而不可救
腎且邪亦易散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人有久嗽而不愈用補腎滋陰之藥不效反覺飲食少思
強食之而不化吐痰不已者人以爲肺金尙有邪留於胃
中而不知乃脾胃虛寒不能生肺使邪留連於中脘而作
嗽也夫肺金之母脾胃二經之土也土旺則金旺土衰則
金衰不補母以益金反瀉子以損土邪卽外散肺且受傷